春秋讞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讞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右昭三十二年經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初不言盟傳以為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若然則經安得不書乎杜預謂時公在

外未及告公已虆其意若曰何忌之盟非公命故
不書夫盟與城一事也盟非公命則城亦非公命
既不書盟則安得復書城乎且傳於此年正月方
記城事則盟在去年十一月城在今年正月亦安
得于去年以盟爲城而今年反不書乎以理考之
霸主合諸侯有事懼其不同心故有盟今旣天子
遣使告晉晉以天子之命率諸侯則事已成矣何
待於盟傳横生此說蓋見後書三月執宋仲幾去

年十一月興役令年三月方畢工以為久故妄謂
先盟而後城爾所載魏獻子南面事亦無可取信
經但見韓不信使舉上客經之常例也若魏舒主
焉亦無捨舒而載不信之理疑以田而焚死好奇而
附會之

二年

秋楚人伐吴

秋囊瓦伐吴師於豫章吴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

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
巢於昭二十四年已滅於吳矣今安得復有巢按
經但書楚人伐吳如傳所言乃謂吳誘楚師而取
其邑亦安得不如傳例書吳敗楚師于豫章而反
記楚伐乎傳前記楚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勞
王于豫章之汭及還吳人踵楚而滅巢與此蓋一
役也吳見舟于豫章以禦楚而潛乘楚退滅巢以

取其與國傳誤分為二故復出於此爾杜預謂楚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夫不責吳之誘人以倖勝
而責楚之見誘而致敗尤可見其陋也
四年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衛
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
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
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
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
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
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
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冦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

畧而不正其徳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前年記蔡昭侯如楚囊瓦求裘佩不得止之三年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故今為召陵之會而以劉子臨之則晉實請於王而行矣何以經書侵楚豈方謀伐楚哉夫謀者事未成也事已成則何謀之云且繼書盟于皐鼬是侵楚未得志恐諸侯有二心而復堅之今乃又謂荀

寅求貨不得言于范獻子而辭蔡侯且會而不侵謂之謀而弗成辭蔡侯可矣既已言侵則安得謂之辭乎此傳見後獨書蔡以吳子與楚戰故云爾以理考之晉以荀寅之言辭蔡當為楚人圍蔡之事而誤以為召陵也　按踐土之會蔡侯實先衞子今子魚記載書之序蔡甲午乃在衞武下其言自不同杜預謂蔡在衞上霸主以國大小為序祝佗所言盟歃之次且盟歃之次即會之序也今祝佗

所爭者位爾豈為歃乎若位先而歃後此乃踐土

之舊又何爭之有其附會強為之辭可見據蔡衛

入春秋未嘗同會惟見於踐土召陵其他以會宋

一見於會蔡公孫歸生亦在石惡上蓋以次定之

久矣故今經亦序蔡侯在衛侯上而傳言乃長衛

侯不自悟其相戾則此所載皆無有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本屬楚不會非晉之所得討若據傳晉辭蔡伐楚安能復使蔡伐沈此蓋蔡有怨於楚以諸侯但侵楚未得志故以沈為楚與國請於會而使公孫姓伐之不然蔡受命於晉獲沈子何不以歸晉而自殺之哉

六年春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後四月記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則胥靡之役後此三月矣安得先討之乎杜預謂鄭伐周在魯伐鄭先為戍周起故同書是不然傳記王人殺子朝于楚在去年春若儋翩因此而亂晉欲救周豈踰年而後始城胥靡乎此公侵鄭未必為晉討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俘戰獲也前但侵鄭而已安得有俘乎禮無鄰國通夫人之幣且自定公以來晉未嘗聘魯何幣之報乎審如傳言獻俘報幣自二事亦不得並書據後言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與其上二事不類此蓋陽虎欲去季氏懼不克則

奔晉假公命以二卿為使先為之約故言有如先君猶仲遂欲立宣公與叔孫得臣如齊亦二卿魯以二卿並聘唯此兩見爾何以知其假公命以先君為辭則非陽虎之言矣蓋是時國命已在陽虎雖季孟皆為之制虎雖謀季氏而未必知之亦幸其去魯故强為之行而孟懿子獨與之致意也

七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自昭公二十五年書取鄆居公不克納二十八年公去而如晉之後不復與我同好故是歲國夏伐我西鄙何為而遽以鄆陽關歸我既歸則經亦何以不書乎杜預謂陽虎專之故不書夫歸而後專之自陽虎之罪方齊之始歸安得不見於經此蓋傳見昭二十九年書鄆潰而此後書歸鄆讙龜陰田故妄謂鄆於此歸不知鄆潰齊初未嘗取也不

然陽關陽虎既居之矣何以明年伐季氏不勝入

于讙陽關以叛乎

八年

冬

從祀先公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陽虎欲去三桓其謀必密不宜顯祈於先公文公

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謂之逆祀則令順祀當正閔公於僖公之上不應反禘於僖公且閔公書吉禘于莊公者莊公之喪未終無廟即几筵以禘故稱莊公今誠祀於僖公之廟亦安得稱僖公哉按此蓋陽虎欲去三桓請於公特為祭於太廟正閔僖之位以說魯人不書有事于太廟躋閔公者以見於義雖順而非公意故變文謂之從祀言祈言禘言僖公者皆誤也

九年

夏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前言竊寶玉大弓則此自當言得得者對失之名本不以寶玉大弓為義何辨於獲若必以器用言得則取郜大鼎於宋何以反言取耶以得用為獲

則戰敗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又何以別

乎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
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
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
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夾谷之事穀梁家語皆載其初與傳畧同而轉相
增飾其辭愈侈以吾觀之此非聖人之事不足爲
孔子之美好事者爲之其實無有也何以知之齊

自八年公兩侵之既以國夏伐我西鄙至是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奔請師以伐我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陽虎欲勤齊師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則齊之策魯審矣且不乘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挐彌之言遽求刧我而幸於倉卒乎且雖謂孔子無勇魯之兵尚彊縱得魯侯安能即求魯此理之必不然者

傳以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齊旣方以強暴相
陵亦豈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歷
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乃戰國刺客
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
類沫刼齊小白反其侵地學者以傳考之固已知
其非實今又因緣沫事謂孔子求反汶陽之田葢
為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爾今經不書
盟而傳以為盟可見其妄葢自陽虎敗魯始用孔

子齊人知之遂求與我平而歸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而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言為近實凡左氏穀梁所載皆不足據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

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
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
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
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
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
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
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

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經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齊師果在焉何以不少見乎且是時齊方以孔子之故歸鄆讙龜陰

田必不納其叛人而易其地不得言齊人欲以此

偪魯侯犯以駟赤謀迫而出奔郈未嘗入齊不得

言齊人乃致郈凡經書侵書伐書圍皆不言勝敗

蓋服則止矣如內邑言圍棘圍費圍鄆之類是也

其言皆非是當以經為正

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經書宋公之弟辰蓋與書陳侯之弟招義同不專

謂母弟也説已見前

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

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仲由季氏宰爾何與魯事而併得毀三都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則非仲由審矣按家語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此蓋齊東野人之言欲歸美孔子而不知其義者使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至使仲由為之況墮

而不服幾危其君而成又卒以叛雖妄人不爲也此正所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蓋侯犯叛郈公山不狃叛費家臣之彊反恃其邑而主不能制故因自隳之以去其險爾襲魯之事亦無有也

十有三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
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
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
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
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
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
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
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
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
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
皆逐之

晉陽趙鞅邑也董安于請備邯鄲鞅畏始禍不從
荀寅范吉射黨邯鄲午而伐鞅則始禍者非鞅不
得言三臣始禍鞅非始禍被伐而奔其邑則經不
當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凡傳之言皆與經背叛
者反其君之辭也鞅誠被伐而奔其邑晉人何為
園之乎此蓋晉史為鞅之辭傳不能辨妄載之臧
文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推鞅以不勝荀寅范吉射奔其邑以叛要晉

而逐二子故經與魚石入彭城欒盈入曲沃同辭

公羊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

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此言失矣

十有四年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

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

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如傳所言蒯聵乃弑母者也經何以無貶文又以世子書乎冉求問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君謂輒也方蒯聵與輙爭國而孔子與之如此

則蒯聵非弒母者也蒯聵宋出使果得罪于母而出則亦何謂復奔宋乎此蓋蒯聵聞宋人歌有欲正其母者夫人愧其言加之以罪而逐之戲陽速共成其誣而傳不能辨也

十有五年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魯自成風以後妾母

無不致之以為夫人者故特于成風一見譏而已
姒氏若但為定公之妾不得成之為夫人則不書
卒矣既書卒則哀公固已成之為夫人可知但當
喪未致于廟故不得稱夫人何以知姒氏之為妾
母也姒氏若嫡母則其葬自得有謚今無謚而繫
定公之謚蓋不得為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故不得
已而繫之定公爾傳乃以不赴不祔言之而杜預
乃謂公未葬煩于喪禮而不為以為臣子怠慢姒

氏審嫡母則生固以夫人稱之矣豈死反以不赴不祔而不稱乎赴與祔其禮不煩于葬豈曾之臣子能葬而不能赴且祔非人情也此蓋不悟其為妾母而妄意之爾

九月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不稱夫人則自不稱小君非不成喪也

冬城漆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傳凡以冬城者皆曰書時也今不言時而獨以不時告言之于經與傳皆無見不知其何據漆邾庶其之邑也此蓋謂納叛人之地又從而城之故雖時亦譏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讞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哀公

二年

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經書遷州來在殺公子駟之上則駟之死未必以謝吳不時遷也或者吳欲襲蔡為其先知故以緩遷為辭吳欲討之蔡不得已雖遷猶未釋憾故殺駟以說而傳書之失其序歟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

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髪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為無能為也

經書公會吴于鄫不書盟則安得有盟杜預謂吴行夷禮非所以結信故不録然則盟不足録會亦不足録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
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
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
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
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
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魯賦八百乘杜預以為賦于吳者齊吳皆强國更與魯為敵者也傳記夾谷之盟言齊師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則雖齊之强如其所欲因用兵而會之不過三百乘而已何吳而無故常以八百乘貢之乎况是時土地之入皆專於三家魯賦之存者無幾必不常貢吳若是其多也邾亦未聞其屬吳者亦不得謂之君之私按明年吳

伐我本無功邾子益歸自以齊人則此言蓋非實
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
以歸殺之

經書宋公入曹而已其曰以曹伯陽歸與以蔡侯
獻舞歸同辭固非滅也審如傳言宋公不堪曹人

之詬怒而反滅之則當書滅何以書入乎杜預强

為之辭以為宋滅曹非本意故以入告此尤非是

據傳見向魋入于曹以叛在獲麟之後則曹誠滅而

為宋所有久矣太史公為曹世家亦以曹滅於宋在

哀公之八年其不書滅蓋春秋之義左氏雖得其事

而不知其義杜預妄為之義而反亂其事二者均失也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
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

人或有因於吴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吴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吴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吴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

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經不書盟杜預謂恥吳夷其妄與前鄫同叔孫輒

公山不狃奔在齊吴安得問之又使之率而從武
城且吴既克東陽五梧蠶室三邑又獲叔子與析
朱鉏二臣遂次泗上則其勢與入郢何異本以邾
故出師既勝卒無一言反邾反以微虎私徒三百
人懼而行成遂盟本末皆不倫且吴千里以師入
人之竟微虎乃欲以其私卒直攻王舍吴子遂為
之一夕三遷此理之必不然者有若孔門高弟而
在私卒之列亦不應有是也傳前記公山不狃與

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其在國中猶然何為在他國反知不伐宗國之義而欲死之子思對穆公以令之君子不為舊君反服毋為戎首已謂之善如傳所言則不狃為賢於子思矣而吳卒克武城不狃未之效死其言亦何所取證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前言以季姬之故而伐我矣今欲歸邾子再伐我

矣何待於請吳師乎吳前取我三邑獲三臣而不能歸邾子今我乃以懼齊請師而歸之亦非其情此蓋傳猶欲附會前茅夷鴻之言而彊以吳言也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

且逆季姬以歸嬖

前言齊侯即位逆季姬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齊侯怒以五月伐我取讙闡六月我及齊平審實有此伐與平安得皆不書乎九月齊閭丘明來盟逆

季姬以歸又從而嬖之且國君娶夫人亦重矣天下何患乎無妻季姬果言其情康子以告而謝罪則昏可已矣徒伐取其邑則安用乎設欲不以禮合而終娶之亦惟齊侯之所為何與於魯而反與我盟乎其言反覆皆無據以經考之先書公伐邾繼書齊人取讙及闡繼書歸邾子益于邾末書歸讙及闡其序甚明蓋邾齊出既為我所執故為之取讙闡以求歸邾子邾子反國故復以讙闡歸公

羊穀梁為近實皆無與季姬事也

十年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

葬齊悼公

赴于師

經書齊侯陽生卒又書葬齊悼公而傳言弑其妾

與鄭兗碩同杜預以為以疾赴吾固言之矣邾子
郳子會伐而經不書杜預以為并屬吳不列於諸
侯尤非是且是時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反
伐齊乎其妄尤可見則此叙齊吳事皆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檀弓載戰于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

焉以其童子而能為國致死魯人欲以成人喪之而不以為殤故孔子因與之今傳乃以鄰童為嬖僮又謂之乘而皆死則汪錡非能死敵者也乃公為之嬖宜與之乘公為死亦死爾又何執干戈以衛社稷云乎杜預謂時人疑童子當殤而孔子之言云爾其意適相反蓋未嘗以檀弓考之也可以見左氏記事不詳其實妄以其辭增損所傳而失之者類如此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按論語此對衛靈公問陳之言亦傳之誤也論語曰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蓋孔子自衛之陳之時今言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亦非是孔子歸魯自是止矣蓋進退之大者其定之固已久豈以一孔文子為之哉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按論語陳司敗言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既曰娶則固已為夫人矣特以同姓諱之不敢曰夫人姬氏故曰吳孟子爾至春秋又去吳不稱故

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自不得以夫人稱矣不以夫人稱則自不得言葬我小君矣豈在不赴不反哭乎毋喪服齊衰三月舊君者仕焉而亡者也葢謂老與廢疾而致仕者使魯不以為夫人則不得為君之妻不為君之妻則孔子何弔云且魯方畏吳娶其女而不以為妻吳能已矣乎此傳蔽其例之誤也

十有三年

夏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於越入吴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吴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
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
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
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
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
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

侍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
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
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
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
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
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經書會不書盟單平公若在焉則亦當見經所謂
諸侯者無有也杜預謂諸侯恥盟故不録且吴晉争
而吴先固可以為恥令卒先晉人又何恥乎晉先
則吴固已伯晉矣何待卒魯以見而後成其為伯
乎其言皆相戾令經既不書盟則此言皆非實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胡潮